

民俗学真到如此境地了吗？

2004-12-28 黄敏辉 阅读671次

学科的发展的确需要不断反省。但看了吴先生的文章,我们不禁想问:民俗学真到了如其所述的境地了吗?

关于民俗学与民间文学

这的确是一对欢喜冤家。天生的亲缘关系,使它们一直不离不弃地一路走来。因为民俗学诞生的前奏就始自德国格林兄弟对德国民间故事的整理,继而欧洲各国纷纷效仿,所以1846年英国考古学家汤姆斯用“folklore”指代民俗学学科,其后的民俗学概论均把民间文学视为民俗学中极为重要的一项内容。毫不讳言,中国的民俗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并秉承民俗学的传统,由北大的“民间歌谣征集处”发端。当初“folklore”从日本这一“转口贸易港”输入中国时,是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共用名。这在胡愈之先生早期的一篇《论民间文学》中已有说明,他同时指出民间文学乃是民俗学(当时译为“民情学”)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所以,吴先生所谓的“不管什么原因”,实有极深厚的历史渊源。而早期民俗学者亦看到处于民俗研究视野与纯文学研究视野中民间文学的不同,所以他们才翻山越岭,到最偏僻、最原始的地方去搜集最原汁原味(即生活态)的民歌民谣;他们才风餐露宿地到老乡家中虚心记录每一则活生生的民间故事。其中的艰辛与满足,绝非轻巧的三言两语或几个“在我看来”所能体会与涵盖的。

关于民俗学概念、民俗学的研究对象

这两个问题困扰学界多年,也是民俗学基础理论建设欲解决的问题。把“民”、“俗”割裂开来并刻意追求解释的唯一性,曾导致过“各人自扫门前雪”的状态,但这是一个学科成长的必经阶段,如果在初创、探索期就已井然有序、成熟自足,何谈学科的再发展?研究者的学科自觉,并非只体现在一双慧眼,一矢中的,这样的人毕竟有限;而更多的表现在学科“螺旋式上升”的发展中,自觉地积累与反思,选择与判断,并毫不停息地攀爬,直至揭开幕帐内女神的千层面纱。尽管我们知道面纱永远不可能揭完。因为如果一门学科的基础理论已自给自足,那么也就同时宣告了这门学科的死亡。今天的民俗学界对这两个问题,应该说有了较一致的认可前提:即民俗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基于其上阐释的多样性,正显示出学科蓬勃发展的生机,这从近年来愈发多样的各种学术专集中可见一斑。

关于畸形集体

北师大是民俗学研究的重镇,且在以钟敬文为代表的一大批老、中、青年学者的努力下,对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民俗学科的再度崛起功不可没。但重要并不代表全体,我们认为“以一当十”的纯文学性思维方式不能代替严肃的学术讨论,但吴先生很显然犯了这样一个错误,他把国内民俗学研究机构简单等同于北师大的研究机构,并把国内民俗学的研究成果与学科发展前景系于北师大一支。倘若我们民俗学的研究状况真如他所说,那么这个学科真是岌岌可危了。但事实是,随着对民俗的普遍关注,国内高校的本科多开设民间文学、民俗学课程,有民俗专业研究生招生资格的院校不断增加,报考民俗专业的本科生人数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我们的研究队伍不是在缩小,相反在成倍扩大。

关于封闭的言说空间

这个命题显得莫名其妙。吴先生所举一例,难圆其说。暂不论所谓的“一次民俗学学术会议”是否存在,从会议允许学术上不同声音的发出,不正是“不封闭”的表现?而如果照吴先生的要求对每个不同的声音都要挺身而出,予以学术批评与回应,那么我们的学术期刊不都成了“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场所?再者,子非老先生,焉知老先生之有无回应乎?如此断然下结语,未免过于草率。

我们知道片面的深刻可以加速一个学科的自觉自省,但浮光掠影式的指指点点,不但有违一个严肃的研究者应有的基本职业操守,还会伤害一门年轻的学科。

[关于我们](#) | [服务范围](#) | [网站合作](#) | [版权声明](#) | [网站地图](#)

Copyright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Sichuan Social Science Online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信息网络中心设计制作

mail: sss@sss.net.cn

蜀ICP备05003527号